

醫貫卷之四

先天要論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

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或下元衰憊

臍腹疼痛夜多漩溺等症

熟地黃

氣寒味甘微苦味厚氣薄陰

八兩

用

生懷慶酒洗淨浸一宿柳木甑砂鍋上蒸
半日曬乾再蒸再曬九次為度臨用搗膏

山藥

氣溫味甘

四兩

山茱萸肉

氣平微溫
味酸澁足

厥陰少

四兩

丹皮

氣寒味苦辛陰中微

三

陰藥

四兩

陽手厥陰足少陰

三

兩酒 白茯苓 氣平味淡而甘陽也白者三

兩 澤瀉 氣平寒甘鹹味厚陰也降也 三兩

肉桂 氣熱味甘辛手少陰枝入 一兩 附

子 氣熱味大辛陽之陽通行 一兩

製附子法 附子重一兩三四錢有蓮花

瓣頭圓底平者佳備童便五六碗浸五七

日候透潤揭皮切作四塊仍浸三四日用

粗紙數層包之浸濕煨灰火中取出切片

檢視有白星者乃用新瓦上炙熟至無星

爲度如急欲用卽切大片用童便煮三四
沸熱瓦上炮熟用之

八味丸乃張仲景所製之方也聖惠云能伐腎
邪皆君主之藥宜加減用 加減不依易老亦

不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藥到不

得腎經

是肺藥兼胃而脾通焉到腎經亦有用法

有加黃柏知母者

有欲減澤瀉者皆不知立方本意也

六味加五味子名曰都氣丸述類象形之意也

錢氏減桂附名曰六味地黃丸以治小兒以小

兒純陽故減桂附

現此則俗醫謂小兒無腎病者謬甚矣

楊氏云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名曰加減八味丸
丹溪有三一腎氣丸獨此方不可用

仲景有金匱腎氣丸

益陰地黃丸

治目病火衰者

滋陰地黃丸

治目病有火者

二方見原機

啟微

易老云八味丸治脈耗而虛西北二方之劑也
金弱水勝水少火虧或脈鼓按之有力服之亦

有效何也答曰諸藥爲寒火虧也爲內虛水少
爲木勝金弱故服亦效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論

出東垣十書

瀉洞集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寇宗奭本草衍義云不
過接引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王海藏避
之愚謂八味丸以地黃爲君而以餘藥佐之非
止爲補血之劑蓋兼補氣也如何說到有形去故知當時陰附亦
血言若專爲補腎而入腎經則地黃山茱萸

白茯苓牡丹皮皆腎經之藥固不待澤瀉之接
引而後至也其附子乃右命門之藥浮中沉無
所不至又爲通行諸經引用藥官桂能補下焦
相火不足是亦右腎命門藥也然則桂附亦不
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後至腎矣且澤瀉雖云以
瀉腎乃瀉腎邪非瀉腎之本也

然則大黃瀉陽明亦瀉陽明之

邪豈瀉其本哉此辨亦未確

故五苓散用澤瀉者詎非瀉腎

邪乎

此辨亦未確

白茯苓亦伐腎邪卽所以補正耳

是則八味丸之用澤瀉者非但爲接引諸藥瀉

腎邪

此句原文所無

蓋取其

原文有瀉腎邪三字

養五臟益氣力

起陰氣補虛損五勞之功寇氏又何疑焉且澤

瀉固能瀉腎

此又是騎牆之見不自相矛盾乎

然從於諸補藥

之中雖欲瀉之而力莫能施矣

余所以諄諄於此方者蓋深知仲景爲立

方之祖的認此方爲治胃之要毫不敢私

意增減今人或以脾胃藥雜之或以寒涼

加之皆不知立方之本意也

此方加減之法唯立齋最

精當從醫案中細體之方悟其變化處一錢不走之妙

余特將仲景

立意之奧旨闡發於各條門下

愚按王安道此論亦未得立方之意趙氏引之止欲証其溫補腎火毫不敢滲瀉耳於仲景本旨俱不免於顛預夫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清陽出上竅濁陰走五臟製方之原也此方主治在化元取潤下之性補下治下制以急茯苓澤瀉之滲瀉正所以急之使直達於下也腎陰失守煬燎於上欲納之復壯於宅非借降泄之勢不能收攝寧靜故用茯苓之淡泄以降陰中之陽用澤瀉之鹹瀉以降陰中之陰猶之補中益氣湯用柴胡以升陽中之陰也如謂澤瀉亦止取其券臟起陰補虛之功然則聚凡有補腎之藥以爲方亦可與此方代與乎謂諸藥皆腎經不待接引而後至是則然矣人參黃芪白朮又豈必待升柴之接引而後

至脾肺乎升降者天地之氣交知仲景之
茯苓澤瀉卽東垣之升麻柴胡則可與言
立方之
旨矣

水火論 已見復出

坎乾水也氣也卽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
形也卽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陽陷於二陰爲坎
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爲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爲兌兌以
有形之水普施於萬物之上爲資生之利澤故
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

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形之充水制之者權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氣也無形者也以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常而可久者也是爲真水真火升降旣宜而水火旣濟矣醫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真體不窮無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欠大半

陳希夷正易消息曰坎乾水也氣也一陽

陷於二陰爲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爲萬
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蓋
潤液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乃云煞氣
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
也於仲冬乃云水泉動然而月一陽生
是水之動地之生也由斯而觀不過欲人
脫死地而求生地凡舉動先自潛固根本
以待後乃能萬應而萬舉萬勝明其理也

六味丸 治腎虛作渴小便淋秘氣壅痰

涎頭目眩暈眼花耳聾咽燥舌痛腰腿痿
軟等症及腎虛發熱自汗盜汗便血諸血
失音水泛爲痰之聖藥血虛發熱之神劑
又治腎陰虛弱津液不降敗濁爲痰或致
欬逆又治小便不禁收精氣之虛脫爲養
氣滋腎制火導水使機開利而脾土健實

熟地黃

八兩

山茱萸肉

山藥

各四兩

牡丹皮

白茯苓

澤瀉

各三兩

右爲細末和地黃膏加煉蜜和桐子大每

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滾鹽湯下凡服須
空腹服畢少時便以美饌壓之使不得停
留胃中直至下元以瀉衝逆也

六味丸說

腎虛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腎中非獨水也命
門之火並焉腎不虛則水足以制火虛則火無
所制而熱症生矣名之曰陰虛火動河間氏所
謂腎虛則熱是也今人足心熱陰股熱腰脊痛
率是此症乃咳血之漸也熟地黃山茱萸味厚

者也經曰味厚爲陰中之陰故能滋少陰補腎
水澤瀉味鹹鹹先入腎地黃山藥澤瀉皆潤物
也腎惡燥須此潤之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
物之潤者亦無形故用之牡丹皮者牡丹之根
皮也丹者南方之火色牡而非牝花名多偶然耳舊有是說
吾謂其鑿屬陽味苦辛故入腎而斂陰火益少陰平
虛熱茯苓味甘而淡者也甘從土化土能防水
淡能滲泄故用之以制水藏之邪且益脾胃而
培萬物之母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卽此藥也

此純陰重味潤下之方也純陰腎之氣重味
腎之質潤下腎之性非此不能使水注其壑
其中只熟地一味爲亦藏之主然遇氣藥則
運用於上遇血藥則流走於經不能制其一
綫入腎也故以五者佐之山藥陰金也坎中
之艮堅凝生金故入手太陰能潤皮膚水癸
高原導水必自山山藥堅少腹之土真水之
原也水土一氣鎮達臍下山茱萸陰木也肝
腎同位乎下借其酸澁以斂泛溢水火升降
必由金木爲道路故典山藥爲左右降下之
主以制其旁軼二者不相離觀李朱拆用二
味於他方可悟也丹皮本平足少陰之藥能
降心火達於膀胱水火對居瀉南卽益北而
又有茯苓之淡泄以降陽澤瀉之鹹泄以降
陰疏瀹決排使無不就下入海之水此制方
之微旨也仲景原方以此六者駕馭桂附以
收固腎中之陽至宋錢仲陽治小兒行遲齒
遲脚軟顙開陰虛癸熱諸病皆屬腎虛而小

兒雅陽純氣無補陽之法乃用此方去桂附
用之應手神效開聾聵而濟天枉明薛新甫
因之悟大方陰虛火動用丹溪補陰法不驗
者以此代之立應自此以來爲補陰之神方
矣趙氏得力於薛氏醫案而益闢其父觸廼
旁通外邪雜病無不貫攝而六味之用始
然趙氏加減之法甚嚴又稍異於薛氏高鼓
峰嘗詳論兩家加減之法而附以已意以授
其門人甚辨今述之左

六味丸薛氏一變而爲滋腎生肝飲用六味
減半分兩而加柴胡白朮當歸五味合逍遙
而去白芍藥加五味合都氣意也以生肝故
去芍藥而留白朮甘草以補脾補脾者生金
而制木也以制爲生天地自然之序也
又一變而爲滋陰腎氣丸獨去山茱萸而加
柴胡當歸尾五味仍合逍遙都氣腎肝同治
然用當歸尾生地者行淤滯也柴胡疎木氣
也去白芍恐妨於行之疎也名滋陰者厥明

也皆用五味者雖合都氣然實防木之反苑
瀉丁之義也去山茱萸不欲強木也
又一變而爲人參補氣湯其義愈變化無窮
真游龙戲海之妙去澤瀉而加參芪朮陳
皮甘草五味門冬夫白朮之典六味其化相
反焉得合之曰從合生脈來則有自然相通
之義借茯苓以合五味異攻之妙用當歸黃
芪以合養血之奇其不用澤瀉者蓋爲腎熱
作渴小便不調則無再竭之理上無再竭便
當急生生脈之所由來既當生脈異攻之可
以轉入也且水生高原氣化能出肺氣將敗
故作渴不調此所以急去澤瀉而生金滋水
復崇土以生金其苦心可不知哉
又一變而爲加味地黃丸又名抑陰地黃丸
加生地柴胡五味復等其分愈出愈奇矣柴
胡從逍遙來生地從固本來五味仍合都氣
其曰耳內疼痛或眼昏痰喘或熱渴便澀而
總爲肝腎陰虛則知其明虛半由火鬱而致